

# 那些头顶灰雾者的命运定局

——读朱庆和短篇小说集《山羊的胡子》

■易扬

四十多岁的朱庆和终于出版了其人生的第一部作品集。

此前，朱庆和断断续续地写着他的诗歌和小说。二十多年来，作为一个自我边缘化的写作者，他始终无法企及著作等身的高度。究其原因，一来，他的写作路径、叙事风格有别于一般的作家，称之为“非主流”也不过分；二来，在英雄叙事和大人叙事文学传统下，朱庆和总是反其道而行之，他的笔墨从未离开过那些卑微、落魄，将日子过得不起半点波澜的细民们。

短篇小说集《山羊的胡子》里，朱庆和着力呈现的正是这样一群虚构人物，他们有的生活在乡村，有的蜷居在都市，也有的从都市回到乡村省亲访友、从乡村辗转回到都市工作或投奔亲友，但不管身份如何、处境如何，不管脚下踩着的是泥土地还是柏油马路，无一例外地头顶着一层驱之不去的灰雾。《在集市》里的玉娥，与饭碗随时都可能端不稳的兽医老关离婚，只为能过更好的日子，没想到远嫁的生活更糟，走投无路回到娘家，又被父亲撵出家门，被熟人嘀咕瘦得不成样子，被街坊议论自己儿子是个惯偷。《兄弟，有什么伤心事》里的“我”，干了几单生意赚了钱，不久却亏到了一无所有的原点，吃几盘土豆丝买几个馒头都得掐着指头算准了，而“我”的发小陈朝辉，从小条件优渥又考上了大学，竟然被情敌拍坏了脑袋，沦落在工地看料，就连对过去那个“勇往直前的年代”也记

不起来了。《出路》里的徐老太，孤身住在松河，只能靠没日没夜地寄居在小卖部广场的人群里打发时间，原本已计划好去学校门口摆个小摊的她，突然就开始神经过敏似地对人哭诉，讨伐小鹿妈到处传播她儿子贩毒被抓的事，紧接着就是走向了无助的绝望以及终结的死亡。

书中还有一些篇目，比如《微光》，比如《每个人内心都有一条奔涌的河流》，望文生义，似乎是说逆境被打破，人生迎来新的希望。然而，让人大跌眼镜，朱庆和道出的还是那些“毫无出路”、“毫无微光”的人生，他们或者已习惯和沉溺于低落的生存状态，无欲无求，混日子过；或者就是内心虽然也曾奔涌过河流、遇到过扭转情绪或改变处境的突破口，但稍一抬头又被打回原型，最终“两手空空”，甚至沦落到连先前都不如的境地。死亡、失踪、离婚，这些经常被朱庆和用来定格人物命运的关键性情节，大多“水到渠成”，来得一点都不让人惊讶，甚至可以说，完全就在意料之中。

这是朱庆和受之于天、赋之于天的宿命观。不仅如此，在《在集市》里，透过老关、玉娥、玉梅三人之间的关系，朱庆和还隐晦地表达了他对于命运轮回的认同和顺从。老关原是玉娥的丈夫，玉娥离婚后，妹妹玉梅被父亲做主嫁给了老关。这样一来，先前常遭老关醉酒家暴的姐姐玉娥被置换成了妹妹玉梅，人生的境遇就是这么承接和重复着。姐妹



《山羊的胡子》  
朱庆和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俩重逢之时，姐姐是落魄回乡，很悲观，处境也很惨；妹妹则比较乐天，虽然瘸腿，却想着“攒俩钱，去把我这条腿垫高一些”。可正如轮回的婚姻经历一样，她们的人生境遇也必然如出一辙地殊途同归。朱庆和没有点明玉梅的最终命运，却用她跑丢了刚从集市买来的猪崽，暗示她必然也会和玉娥一样，走入到悲哀陌生的现实处境。

与这些命运的卑微无奈和永不翻身相对应的，是朱庆和波澜不惊的故事和不动声色的叙事。在那些没有大起大落、几乎顺流而下的叙述之中，丝毫见不到朱庆和半点的怒其不争，也找不到任何哀怜和痛苦的因子，他抱着平静甚至是无所谓的态度，来面对这些在他看来不值一提、见怪不怪的伤逝，就像他在小说《贫贱与哀怨》中引用的自己的诗句一样：“仅仅让道路带走，仅

仅是两手空空”。如果非要刨根究底，自然也可从朱庆和的现实生活中找到些佐证。他有一个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女儿，命运的戏弄没有任何可以改变的余地，他只能默默接受并安置好这一切。

值得一提的是，与这些创作于十几、二十年前的小说所不相映衬的，是这本小说集的序言和导语。在序言《一个无所事事的人》里，朱庆和讲述了“每日奔波与劳顿，伴着卑微的呼吸”，“每个人都是虚空的、孤立无援的”，但到文章收尾处却话锋一转，从未有过地忆起了幼年时“坐在田埂上听父亲讲故事，而太阳奢侈地照着我们”，并称“这样一个简单的情景，至今照亮着我，温暖着我”。这么看来，似乎也可以认为，不管头顶的灰雾是否已经散去，至少朱庆和不再坚信它们的驱之不散和必然笼罩了。况且，在导语里，曾经引用的“仅仅让道路带走，仅仅是两手空空”，也已变成“心中有乐园的人，哪管他两手空空”——如同那首他在后来创作的诗句，朱庆和无疑已经有了质的转变，认识到了“忧伤不值半文钱”。

四十而不惑，五十知天命。正迈入“知天命”之年的朱庆和，却走出了一条“倒退之路”。《山羊的胡子》里的他曾“三十而知天命”，到了现在，却奢侈地感受起了阳光。如果还要同样再从他的现实生活中找些佐证，那就是他似乎走出了女儿不幸的阴霾，多年后又孕育了儿子——无疑，这就是他破除人生灰雾的新的希望吧。

## 市井尘俗的人性回归

■周铁钧



《浮云流水》  
古银著  
环球出版社出版

长篇小说《浮云流水》通过展现某县城九个小人物奔波世事、历经坎坷的故事，讲述发生在市井尘俗里的喜怒哀乐，描绘出一卷恩怨交糅、人性回归的风情画，反映出现实社会的千姿百态。

九个主人公是同学或朋友，作者用“每个人生日聚会一次”，让他们在酒桌上论弟称兄，以叙事、回忆、倒述等手法，把每个人的生活轨迹描写得细致丰满、个性突出。

老大杜宽的生日聚会上，弟兄们从谈吃喝，引申到数十年的生活变化、世情冷暖，通过对大哥的评价，讲述了杜宽的坎坷经历，表现出他的为人随和、豁达大度。

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杜宽“大哥”的纯朴宽厚一如既往，但当他因不满女儿婚事而反对时，执拗的另一面自然显现。作者的描述不雕琢不粉饰，真实可信。

书中九次生日聚会，各具特色。众多的人物，错综的纠葛，个性鲜明，杂而不乱，充分表现出作者把握故事、人物的能力和驾驭文字的功夫。比如，命运坎坷多舛的老二齐梁；蒙骗欺诈最终妻离子散的老三随波；周旋于几个女人之间，身陷情感纠葛的老四秦高尚；家境贫穷且生活负担沉重的老七任国渠；总以文化人自居的老八王智卿等，都有血肉，生动鲜活。

对于社会热点问题，作者不惜笔墨。比如，老六夏闯经营房地产，在老城改造中，他充当了暴力拆迁的角色。整个动迁过程的叙述一气呵成，把官员、开发商、钉子户等人物行为言语、思维心态刻画得细致入微、惟妙惟肖，展现出形形色色的人格和品性。

老九单亮的生日，是玛雅历法预言的所谓世界末日：12月21日。聚会时，几杯酒落肚，单亮嚎啕大哭。哭什么？当然不是为“世界末日”，而是为当年毕业时满怀憧憬的九兄弟，几十年奔波人世，做人夫人父历经的风霜雨雪、坎坷磨难，由此展开对人物心理层面的揭示，使作品对喜怒哀乐的描写闪烁着人性光芒。

《浮云流水》的成功，在于把笔墨付诸给凡人俗事，还原了人性回归。就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没有皇城龙辇，不见金戈铁马，只是草庐陋街，各色小人物，却展现出一卷气势恢宏的市井民俗画卷。

## 他们推动了历史巨轮

——读《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改变世界的一周》

■周兴旺

《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的结尾部分，作为历史学家的作者麦克米兰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当年尼克松与毛泽东没有下定决心解冻中美关系，今天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或许有人说，无论中美关系如何跌宕起伏，两个大国之间终会建立外交关系。

麦克米兰却意味深长地说：此论肯定正确。但不要忘了，即使从上世纪七十年代算起，美国与古巴的长期对峙也已超过四十年，美国与伊朗的冰封关系也持续了近三十年。

所以，麦克米兰很坚定地指出：尼克松之所以能成行，是因为两国当时都有意愿，而且认为这是个主意。但还得有人来推动促成。就这件事而言，需要四个人：中国的毛泽东与周恩

来，美国的尼克松和基辛格。

尼克松后来以自己推动访华的破冰之旅为最大的政治遗产，认为此举“改变了世界”。不过，毛泽东在尼克松那句“我改变了世界”之后，幽默地加上了一句“我看是世界改变了他”。

纵观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可能还没有任何一个星期比尼克松访华的那一周更为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的走向。

尼克松在其与记者谈话时曾说，要辨识一个领导人伟大与否，“就看他是否能轻松推动历史巨轮。”

衡量历史事件的意义和历史人物的功业，无疑也可参照这样的标准。

毛泽东与周恩来，尼克松和基辛格，这两对组合在中美关系的融冰之旅里奇妙地相遇了，由此演绎出震古烁今的历史大剧。

全世界的外交学者至今仍津津乐道发生在1972年的那次华丽的中美关系合奏之旅，特别是发生在访华之旅中很多精巧的细节设计。但谁也不能否认，这次伟大的访问是由政治家巨大的政治勇气促成的，推动历史巨轮的手属于杰出政治家勇敢的心。

试想，如果当年尼克松未能下定决心推动对华关系，也拿不出政治决断力最终签订《上海公报》，他的政治生涯将是何其黯淡无光，即使没有后来的“水门事件”，尼克松也将只是一个沉闷而乏味的普通总统，他下野后肯定没有多少资本去继续充当美国的“国师”。

所以，苛刻的女历史学家麦克米兰也不得不承认：“只有尼克松能前往中国。”

返观当下的中美关系，如果



《当尼克松遇上毛泽东——改变世界的一周》  
[加]玛格雷特·麦克米兰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我们回到1972年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的现场，两位杰出历史人物肯定无法估计到，他们开创的中美关系居然能结出如此灿烂的成果。换言之，他们的握手由此培植出了决定人类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前途命运的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有人说，当今的中美关系太难、太敏感、太复杂，但试问，特朗普总统面临的压力难道比当年的尼克松还大吗？